

父亲……女儿想您

思念我的父亲鲍文希老师

雪梅

心声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寒暑不间断，倏忽一挥间，岁月悠悠，别梦依稀，今年已春去冬来，闭目默思，啊！敬爱的父亲，您已离开我们二十八载了……。

随着女儿年岁渐长（现已64岁），特别是近年来，女儿常与您梦里团圆，梦醒分离，回念往昔，思绪翩跹，往往情不自禁，还泪湿沾巾，在这严寒的冬天，窗外寒风萧瑟，在这万籁无声而寂静的夜里，女儿想您……。可是，女儿越想您越是心事沉沉雨打萍，越是难以握笔，特别是退休后的近十年，我的心游离漂泊，总想着应该做点事，整日里忙忙碌碌，似乎做了点事，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做成。心里是那么不踏实，为此，我曾困惑过，也曾迷茫过——今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才有意义啊？

未曾想，恰巧今年秋季的某一天，一个偶然的机，我看到了数十年前“电大”读书时的同窗撰写的《妈妈……》，读后感慨万千，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同时也得到点拨启示：啊！我原来的困惑迷茫是源于没有找到我与生俱来的根——灵魂的栖息地。作家毕淑敏在她的短篇散文《孝心无价》中写道：“‘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孝’是无法重现的幸福，‘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事，‘孝’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永无连接。”我丢失的是那大大的“孝”字啊！于是我重新寻觅，认真收拾父亲生前留下的点滴遗物，并虔诚

作者及其家庭简介

作者雪梅（鲍依群，68届初中毕业生）的位育情怀：

我是位育教师的女儿，鲍文希老师、李引弟老师分别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是位育中学的学生，1965年—1968年就读于当时的上海市五十一中学；我是位育中学的教师，1995年—2011年任教于位育初级中学，任数学老师；我是位育学生的家长，女儿周卓云1996年—2003年就读于位育中学初中和高中。

作者的父亲鲍文希于1943年由李楚材校长聘请入位育中学工作，任文科教师，并兼管文科教学，相当于教导主任职位。以后担任历史教师、教研主任。鲍老师把一生都献给了位育中学，至1973年在位育退休。

作者的母亲李引弟在位育建校时被李楚材校长聘为办公室秘书，在位育校长办公室辛勤工作几十年，直至1975年退休。

鲍文希老师夫妇，与李楚材校长和郁定一老师一起，被誉为位育中学建校四元老。

分类，谨慎梳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父亲慈祥而亲切的身影，越来越清晰，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爸爸一步一步向我走来，爸爸你有这个感觉吗？啊！我蓦然清醒，只有与敬爱的爸爸妈妈心灵通话，我的心才能安稳。顿时，我的心底一股暖流不断向上喷涌，眼泪哗啦啦落下，对不起啊！我敬爱的爸爸妈妈，我怎能最重要的事情搁置脑后呢？女儿真是一时糊涂啊……。

重新翻阅冰心老人的《南归》，心潮起伏涟漪阵起，老先生对她母亲的怀念和临终前的细微描述，剖析她自己的心路历程，字字句句是那样令我感动，令我回想联翩。请让我拜学冰心老人，参考我昔日的师兄认真地做一次迟到的忏悔吧！我要写我的父亲，我要追寻爸爸您的足印。作家曹文轩先生一段话，正表达了我此时的心境：“写它，我有一种沿着宽阔的父爱之河顺流而下的感觉，这

是一次感情复活，一次感情回放，也算是我对这种感情的膜拜、深深敬意和纪念。”

父亲啊！在您离开我们28年后的今天，我才顿悟清醒，一定让您老人家失望了，真的不能原谅，可只要我还能醒悟，一切都还可以弥补，请原谅女儿的“不孝”。我拼命搜索着您的生平资料，寻觅着您的足迹，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召唤

时光回到了1989年的那个深秋。

静悄悄的教室里只听见钢笔尖“刷刷”的声响，当时我参加“FORTRAN 77”的考试正在进行，我心里不知为什么，无名的焦躁激发起阵阵紧张，忐忑不安，随着最后一题的解答完毕，那一口气才缓缓呼出，半年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学习总算画上句号。此时，教室门被轻轻掀开了，“鲍依群出来一下”，监考老师的声音把我从复查考卷的思路中惊醒，我急忙起身走到老师身边，一张薄纸随即交到我手中，那是一张电报信笺，我赶紧回课桌拿起考卷交予老师，离开教室，打开电报纸，“父亲病重速回”六个小字映入我的眼帘，我差点晕了，没看错吧，年初刚从父母家探亲回来的我，感觉到一切都平安过去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是春节大年初三，父亲早上起来洗漱完毕，早餐按惯例吃着他最喜爱的芝麻汤圆，一家人团团圆圆，好开心哟，可没过多久，一阵腹痛让我的父亲头上滚下了豆大的汗珠，赶紧扶他平卧在床，母亲为他轻揉腹部，慢慢地慢慢地，症状减缓了一些，他渐渐地睡着了。都是汤圆惹的祸，我们都这么认为，一觉过后，父亲的疼痛终于缓解了，总算有惊无险。那个春节就这么不安地过去了，我又准备动身回贵州上班了。那次离家，父亲紧紧搀着我的手，一步步走下那石库门老房子狭窄的楼梯，穿过昏暗的过道，送我到门口：“毛毛（我的乳名），一路当心哦！到家了来信哦！”说着说着两行老泪嘣嘣流下来，我惊呆了！离家20年来，父亲每次送我，从不流泪的，我握着他老人家的手，感觉到在颤抖，可又是那么暖，那么暖，我忍不住了，“哇”的一声扑倒在爸爸的怀里。“不哭，毛毛不哭！我不是在哭，人老了，眼睛总是这样的。”父亲喃喃地说道。这一幕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难道这一哭竟成了我与父亲的永别？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太年轻、太粗心啊！

拿到电报我急奔回家，当时，我女儿还小，只有三岁多，只能让我先生带着她在厂里，我们商定，只能一人回沪了。我随即收拾行李，连夜赶上了东去的火车，火车上没有座位，我只能直直地站在走道上。车轮的隆隆声仿佛把我带到那遥远的故乡，心里不断地祈祷：“爸爸，你要好好治病，一定要坚持，坚持挺过去……”。爸爸的身体一直不好，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房颤也很严重，

可是他乐观坚强，每次都能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获胜，我是那么地相信他，会好的，会好的，爸爸一定会好的……。

两天两夜的行程是那么漫长，人挤人的车厢也使人感觉空气的停顿窒息，加之心情的焦躁烦恼，脑海里一片混乱，无序无章。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梳理着极乱的思绪，排列着即将出现的几种可能性，思考着该如何去应对和该怎样去做，最坏的可能性不能不想，我怎么办？怎么办？第一夜挤在座位的边角上，彻夜不眠，滴水未进。终于到第二天了，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询问列车员有没有卧铺，也许老天爷可怜我还有那么些许“孝心”，居然还有一张卧铺上铺票可补，不管怎样，为了能回家照顾好我病中的父亲，我至少要保持体力精力，于是我补了票，在熙熙攘攘的人堆里直往卧铺车厢挤去，到了指定位置，爬上三层倒头便睡。昏昏沌沌中听到了列车上送餐工作人员的叫卖声：“餐车现在供应午餐……！”啊，我一天一夜没进食了，得赶快吃一点，不能让家人看到我如此憔悴不堪。正冒着热气的铝制饭盒里的盖浇饭，也不知其味一股脑儿扒进我的嘴里，一会儿精神似乎比以前好多了。我继续躺在狭窄的上铺，脑海里浮现着这半年来家中母亲、父亲、二姐发来的信件，其中讲述的桩桩家况、件件事情……。

春节探亲后离沪，在六月某大事件中，父亲和母亲在五月就来信，叮嘱我要清醒稳重，认清形势，不要盲动。父亲信中还特意谈到今年春节团聚很不易，若小周（指我先生，他因孩儿的爷爷奶奶身体不太好，所以就回老家与家人过年去了。）能到就更完美了，他还写到小周送的杜鹃花已经花开一片红了，多么想与小云云一起看花儿盛开啊……。

六月又接到二姐来信，说父亲住院了，诊断是胆管堵塞，并手术治疗了，一切都很顺利，父亲好坚强，但母亲很担心，很辛苦，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想来或许二姐是怕我担心，没有如实说明病况）。

母亲的来信中总是说家中都好，不要担心，还一再叮嘱我们保重身体……。妈妈呀！你为什么不让女儿为你分担辛劳和痛苦！

二姐与小妹在上海，家中的事情她们分担很多。二姐从小就十分顾家，照顾父母，她担当最多，所以我那么信任她的每一句话，可如今怎么就突然电报于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呀？火车，你快点开，我好想马上飞到爸爸身边，能做点什么。由于常年在外，父亲每次生病，我都不能在他身边照顾，真是悔恨心痛。快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在父亲身边尽一次女儿应尽的责任，应尽的孝心。

漫漫长夜终于过去了，清晨的一缕阳光射进了车厢，列车已经进入了浙江境内，归心似箭的我早已梳洗完毕，



鲍文希、李引弟老师夫妇与四个女儿（中排）、三个女婿（上排）及外孙们的合影。左一为本文作者鲍依群。

整理好旅行包（其实包内空空，仅有换洗衣服），看着窗外急速后退的树木，还没到杭州，我又重新坐到靠窗的折椅上，努力按捺住那“砰砰”直跳的心，闭眼休息。“列车马上到达杭州车站，有到杭州站下车的旅客，请您准备好行李，到车厢门口等候！”这是列车广播员的报站通知，我急不可耐地跟着下车的人往车厢门口走去，列车徐徐进站，停靠在站台上，“杭州站”三个大字跳入我的眼帘。呀！这是杭州，到上海还有三个小时，我不愿再退回我的铺位，找个离车门口较近的座位坐下，等候上海站的到来……。

无心观望窗外的秋景，开始梳理头绪，应该先到家里，再去医院，还是先去医院再回家，无人商量。还是先回家吧，妈妈可能会在家，也不一定，但家中肯定会有人，若没有人，再去医院，好在我家离医院很近。爸爸，您可知道您心疼的女儿快回来了，她要守在病床边，看着您病情慢慢好起来……。

列车飞速地前行着，两边窗外的高楼越来越多，刚离开半年多的上海，我又回来了。可此刻的心境再没有了以往的喜悦、欢快，有的只是焦虑、忧愁甚至还有那么些恐惧，亲人啊，让我们快些相见，好呼唤我病重的爸爸，爸爸啊，您可感觉到女儿的心跳，离您越来越近的心跳，您要坚持住啊！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我们都那么爱您，那样的需要您……。车速明显减慢了，“哐唧唧，哐唧唧”，“前方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上海站，请旅客们……”，顾不得听完播音员的报站声，我站到了车门口的第一位，似乎只有那样才能最快地到达那期盼着的家。列车终于停稳，车门打开了，我第一个跳下站台。沿着熟悉的道路坐上41路车到达陕西南路永嘉路站，下车后，沿着永嘉路走，一路小跑到“慎成里”，拐弯抹角来到家大门口。眼前，整齐地摆放着几辆自行车，顿时让我软了腿脚，不祥的预感跳入脑中，“大事不好，我家从来不会有

那么多的自行车客人呀！怎么今天……”，心跳得都快到嗓子眼，我尽力让自己稳住恐慌的心态，千万不要情绪失控。弱不禁风的妈妈还在楼上，一切都还未知，一定不能失控，心里不断自抑。我整理了一下头发，轻轻地急促地敲打着那红色的大门。开门的是楼下阿姨：“毛毛，依回来啦！鲍家伯伯走了，依要节哀噢！”最坏的预想真的出现了，无论怎样都按捺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一发不可收拾。我木然地站在灶房里许久，一动不动……。“毛毛，上去吧，鲍家姆妈还等着你哩。”楼下阿姨提醒我，我这才蓦然知道，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要去安抚妈妈，我那刚失去最亲的亲人的妈妈，她怎么承受得了？理智告诉我必须坚强地走进家门。擦干眼泪，提着行李，走过那昏暗的过道，我一步步跨上通往二楼的拐弯楼梯，走进门，屋里来了几个单位的同事，见到我就起身与我招呼，我的眼眶里含满泪水，也不能看清他们的面目，只是点头，他们安慰母亲并向母亲告辞，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礼貌地送客人下楼，并向客人告别。我走进了楼梯脚下的卫生间，心里想说“时光老人”请给我几分钟吧，好让我的眼泪全部流下，稍顷，再次擦干净泪水，我要去见我的母亲，母亲需要我，我不能在她面前表现出过度伤心的情感……。再一次走进家门，只见妈妈躺在床上，大姐和大姐夫坐在沙发上，二姐依偎在母亲身边，请妈妈喝水，“姆妈，我回来了”，我轻轻地与妈妈打招呼，妈妈点点头，用手势示意我坐下，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大姐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让我休息一会儿，二姐扶母亲缓缓躺下，开始简单告诉我这两周发生的情况：父亲是因为急性胆管堵塞做了手术，手术过后情况还好，伤口也收的不错，出院后慢慢在家歇着。两周前突然又尿路感染，小便不能正常排出（这是父亲以前有过的症状），马上又被送进医院，按以往治疗方案，插导尿管排尿，不幸的是再次发生了感染，父亲发烧了，体温直奔39度朝上，持续不退，用抗菌素也不能压住，长时间的平躺影响着父

亲的呼吸，父亲的呼吸出现了问题，肺部感染，大口大口的鲜血从父亲口中鼻中溢出，情况非常危急，院方马上下了病危通知，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只听到父亲“呼哧呼哧”艰难的呼吸声。体弱的母亲每日一早直奔医院，一整天在医院服侍，晚上二姐、二姐夫、妹妹、妹夫轮流照顾，病情日渐严重，没有好转的迹象，不轻易打扰女儿的母亲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发电报通知大姐和我。由于大姐工作在马鞍山，半天就能到家了，所以她们全家还是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可是我呢？可怜的爸爸没能等到他心爱的“毛毛”归家，就撒手西去了，我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没能感受到远方父亲的召唤。女儿真是“不孝啊！……”。10月7日，也是国庆节过后一周的那个凌晨，二姐当班，病房里只有父亲艰难的呼吸声，突然又是一阵干咳，鲜血再次从父亲口中溢出，二姐赶忙叫来值班护士，擦干净血迹，仔细观察，父亲的手已经无力地垂下，胸脯不再起伏……。护士请来了当班医生，检查后被告知父亲没有了生命体征。万分悲痛的二姐目睹了父亲的最后时刻，那生离死别的场景唯有我二姐亲临。清晨，母亲按常例赶到病房，见此情状，哪能接受这残酷的事实，“老鲍啊！你怎么就这样走了……！”一向坚强的母亲怎么也忍不住撕心裂肺的痛啊，扑在父亲的身上一声声呼唤，最心爱的人去了，再也唤不回来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相依相伴的日子就这么断了，怎么可以啊！……。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他最亲的亲人，离开了他最热爱的一门历史学科，离开了他最心爱的学生，再也不能睁开双眼看看刚刚有起色的祖国。

说到这里，二姐已泣不成声，母亲缓缓从床上起来，环视着我们姐妹，许久没有说话。我走到母亲床边，坐下握着她冰凉的双手，“毛毛，你最熟悉学校的情况，到学校去告知有关人员吧，还有后面的事情要做，看学校怎么安排。”母亲的冷静让我突然意识到，是啊，不能只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中，要做好后面送别父亲的事情。“好的，妈妈你放心，我会去做的。”“还有一件事情，依要执笔写你们父亲追悼会上的答谢词，我会告诉你你们父亲的生平事迹。”母亲叮咛着，我点头答应着。

匆匆吃完午饭，我先去拜访了爸爸的老同事老领导也是妈妈中学时的同学朱家泽伯伯（朱伯伯早已经离开母校，当区教育局局长了），他是我爸爸最至交的老朋友，我要告知他，请他指教如何去办好父亲的后事。他得知消息后，马上起身带我到了母校，找到领导赵家镛校长，待我向赵校长告知噩耗后，朱伯伯第一句话就说：“老鲍的悼词我来写，你们最后定夺。”赵校长连连点头，“你费心吧，你最了解鲍先生。”接着带我去总务处，交代王桂凤老师帮忙安排追悼会需要的物品。尔后赵校长让我安抚母亲，并说等家属确定追悼会日期后，通知学校，一切会按照家属要求去做。

回家后，我把学校的态度和要求告诉了母亲，母亲说

就定在十月十三号吧。

父亲的遗像端端正正地安放在玻璃柜上，他微笑着看着我们在母亲的指导下，一件件一桩桩有条不紊地做着送别的准备工作，感觉我们的父亲就在我们身边，他的灵魂尚在，并未走远似的，是那样的安静，那样的平静和肃静……。

送别

上海龙华殡仪馆的松鹤厅——1989年10月13日（我先来到现场，与校方落实追悼仪式的流程。）

十月的天空风轻云淡，那和煦的阳光如同父亲慈祥的眼神，引领我来到龙华殡仪馆。

庄严的大厅正中央悬挂着父亲的遗像，两旁是母亲书写的挽联“忠诚坦白俭朴常乐无他求 教书育人鞠躬尽瘁育英才”，一生写照，字字如斯，朴实无华，光明磊落，勤勤恳恳，竭心尽力，死而后已。横幅“鲍文希同志追悼会”八个大字 娟秀俊美，凄怆有力。大厅左侧有李平钧先生的挽联“执教四十春秋乐育英才功在国家范存位育 培养万千子弟奖掖后进献身社会誉满春申”，右侧是李楚材校长的挽联“栽李种桃日匆匆不辞辛劳不计功 为国储才终有得以身作则好和衷”。大厅正前方摆放着母亲赠送的精美小花篮，两边跟着四个子女携家属孙辈的小花篮，大厅两侧由单位团体送的十六个大花篮和亲朋好友、老同事、学生们、街坊邻居敬送的三十六个花圈整齐地摆放为里外两层，父亲就在这秋季鲜花的簇拥中安详地睡着。我伫立在父亲的遗像前，他老人家一身中式棉袄，花镜（指戴的老花眼镜）后那微笑的双眸温柔而亲切，我久久地凝视着。“毛毛，依来啦……”仿佛这熟悉而关爱的声音就在我的耳傍，是那样温馨，那样亲切。“爸爸，您的毛毛失信了，说好了要再见的，却迟到了，在您走前我没能来得及和您握手，我没能到您的病床前尽心尽孝，尽责尽力，我……”。苦涩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我心里默默地痛苦地向爸爸倾诉着，我好懊悔啊！……

“请各位入场”，广播里响起了通知声，我从恍惚中惊醒，赶紧走到休息室与家人会合。二姐扶着母亲站在出来的门口，等待着那让人揪心的时刻。门徐徐地打开了，引导人员告知我们出场，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儿孙辈依次来到指定的位置。只见大厅里黑压压来了好多人，有平日经常来往的亲朋好友，有熟悉的领导、老师和职工，还有父亲最热爱的一群学生……。“向鲍文希同志三鞠躬”！在令人怅惘而又凄惋的哀乐声中，有向昔日亲爱的朋友辞别，有向他们敬爱的老师致哀，还有我们向我们最最亲爱的父亲告别……。主持人宣布领导致悼词，赵家镛校长低沉的声音叙述了父亲坎坷奋斗的一生，赞扬了父亲在位育中学乃至整个徐汇区，为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立下的汗马

功劳，和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终生奋搏精神。随后我代表家人向各位来向我父亲送行的领导同事和亲朋好友致答谢词，这份沉甸甸的答谢词是母亲口述父亲的生平，我以子女的角度书写的，我看着稿纸，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几乎哭泣着表达完我们对父亲的哀思之心，对领导同事和亲朋好友的感激之情。答谢词在陶行知先生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警言中结束，那是对我们敬爱的父亲最真实的写照……。

随着哀乐声的再次响起，与父亲真正告别的时刻到了。我们扶着母亲，缓缓走向父亲的灵柩，老人家安详的面容离我们越来越近，我隐约听到了父亲轻轻的叹息声，这叹息声仿佛是父亲为自己辛苦操劳的一生画上的一个句点；是对他与家人生活了一辈子的老房子的眷念；是对陪伴他一生的我们的母亲的依恋；更是对他寄予无限希望的儿女们的挂牵。我只能听任父亲作此痛楚的叹息而无所开解，我终于体会到自己原来是如此的未能尽孝：我无法做到让父亲没有病痛就罢了，还无法做到让他顺利颐养天年，甚而无法做到在父亲离开的时候起码应陪伴在他的身边……。

爸爸啊！我最最敬爱的人，现在“毛毛”回来看您来了，您是看得见的，是吗？“爸爸！您睁开眼睛，女儿终于回到了您的身边，我正在呼喊您，您是听得见的，是吗？您要看‘毛毛’一眼啊”！然而父亲却永远闭上了双眼……。

光阴啊，你慢点儿走，时钟啊，你能否减速，能让我们与最敬爱的父亲再心灵通话一会儿，好吗？爸爸啊！您一生以来从未曾停过脚步，是太累了，想休息一下了，是吗？您只是睡着了，还会醒的是吗？记得一年前教育学院和各个中学的会议室课堂里，还留有您稳重而坚实的脚步，您为中学的历史教学乐此不疲地奔忙，为着您钟爱的历史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无怨无悔，您的《征程》之路还没有走完，您还将带着您的学生——年青一代的历史教师去完成祖国历史的传承，是吗？……。

写于 2017年12月18日

附注：因篇幅限制，父亲生平详叙见我的续篇《追忆我的父亲》。

